

河洛春秋

河洛民间习俗 (1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河洛文化旅游节将至,今起介绍河洛民俗,以飨读者。

相见礼:传统礼仪的动感序言

相见礼,是古人见面时的礼节,主要以肢体语言表达,行了见面礼,才好交谈或进一步交往——见面礼是传统礼仪的动感序言。

如今,洛阳人坐上公交车,常会听到车载广播:“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如果您的身旁有老人或抱小孩的乘客,请您让座,谢谢合作!”

其实,懂得古礼的人听到这话,往往会感到可笑,因为在过去,这是最起码的社会通礼,根本不用提醒,人人都能做到。

所谓“通礼”,就是日常所行之礼,也叫生活礼仪。洛阳民间重视日常礼仪,它虽然不像婚丧、祭祀等行的大礼那样正规、隆重,但绝不能忽视。待人接物,懂得通礼,便是“懂礼式”;反之,则被称为“少家失教”、“没礼式”、“不懂礼数”。

洛阳通礼分为相见礼、来往礼、庆吊礼、恭让礼、借还礼,今天重点介绍“相见礼”。

清代,洛阳男子相见时,通行拱手礼和叩拜礼。拱手礼俗称“作揖”。平辈同事之间行拱手礼,晚辈对长辈行叩拜礼,弟子对师长也行叩拜礼。男子行拱手礼时,身体须站直,面对受礼者,右手在里,

左手在外,合拢作拳状,自上而下晃动数下。如今,有时也会有人这样拢拳,但右手在外,左手在里,这就弄错了,让人笑话。

清代女子相见行礼,才是左手在里,右手在外的,但不作拢拳状,而是两手叠握紧贴于心口,双腿稍微弯曲,谓之“拜拜”,当然了,这个“拜拜”不是“再见”的意思,而是刚见面的礼节。

叩拜礼俗称“磕头”,这就复杂一点儿了,用于祭祀祖先、求神拜佛等严肃场合。拜见父母长辈、举行婚丧礼仪时,也有磕头的礼式,叫“行大礼”。男子行大礼时要先作揖,再双膝下跪,以手按地后叩头,然后站立。女子“行大礼”时不作揖,直接下跪,俯身叩头,然后站立。

叩拜礼可分为“懒四叩”、“三揖九拜”、“二十四拜”等。

“懒四叩”多用于拜年,子女向长辈拜年,或新郎到女家迎亲,见了女方长辈,都用这种礼节。行礼时先作揖,再双膝跪地连叩四下头,站起复作一揖。

“三揖九拜”用于祭祀祖先或神灵。行礼时先作一揖,双膝下跪连叩四下头,站起向前进一步,再单膝跪在供桌前递香,祭酒后向右点一下头,再站起作一揖,双膝下跪又叩个头,站起复作揖。这套动作一共作了三个揖,叩了九下头,故称“三揖九拜”。

“二十四拜”最隆重,行礼时须有唢呐伴奏。行礼者面对供桌,从东南始,作一揖,四叩头,站起;左脚向左前方跨一步,作一

揖,四叩头,站起;右脚向右前方跨一步,作一揖,四叩头,站起;右脚向右后方退一步,作一揖,四叩头,站起;左脚向左后方退一步,作一揖,四叩头,站起;右脚向右方平迈一步,作一揖,四叩头,站起。因其共叩拜二十四下,故称“二十四拜”。

对于以上的“行大礼”,我的解读是:在古代很有必要,在当代大可不必,因为太复杂了。拜年时用的“懒四叩”还是必要的,因为过年是喜庆事儿,平时大家都忙碌,并未给长辈磕头,拜年时磕头,表达一下感情,也未尝不可。尤其是小孩子,拜年时要领压岁钱,小屁股撅起来,趴在地上给爷爷奶奶磕个头,倒是可爱又可喜。

但“三揖九叩”、“二十四拜”是绝对应当革除的。话说回来,这些礼仪虽不宜提倡,但应知道古人还有这么一套礼数,知道我们的先人在文明礼仪方面,从来是不怕麻烦的,古人比今人更敬老,更懂得感恩,凡事都很认真。

民国时期,洛阳的相见礼稍有改革,男子不再拢拳拱手,改为脱帽鞠躬或者行举手礼。较大的礼仪场合,三鞠躬就可以了,学生见了老师行举手礼,不用开口致敬,即可表示尊师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洛阳的相见礼大大简化,男子见了面,行握手礼就可以了;见到重要人物,为了表示热情和重视,需用双手相握时,一般要向前跨一大步。起初,一般家庭妇女见面还不习惯于握手,“干公家

事儿”的或有身份的女子才行握手礼。慢慢地,一般女子与人见面,也开始握手了。近年,洛阳时兴一种“轻握手”,有身份的女子与男同志握手,只象征性地一接触,马上抽回手,并不用力,看似高雅稳重,其实是不礼貌的表现。因为无论男女握手,都应有适当力度,不可敷衍对方。

过去在洛阳民间,人们见面除行相见礼外,还要有语言辅助,配上相互问候的话。久未相见的熟人,需询问对方最近的家庭、生活、工作状况;遇见长辈老人,要问候身体状况;骑车遇见熟人,需要下车,不能骑在车子上搭腔,若上下车不方便,可点头招手表示歉意。

旧时陌生人相见,大家相互介绍时,要让在场的尊者主持并作介绍,年轻人不可包揽这事儿。改革开放后时兴交换名片,通过文字介绍自己,倒也简便、文雅。

洛阳郊县农村人也很讲究“相见礼”,由于农户都有住宅,大门口就是各家的文明窗口,若有陌生人从门前走过,正是吃饭时候,起码要问一句:“吃了没有?”若是傍晚时分,要问一句:“喝汤没有?到家吃吧?”其实只是虚让,并非真的如此,但若不说这应酬之语,便是不厚道、不礼貌,会惹人笑话。

传统相见礼体现的是相互尊重,表达的是热情友好,有时也营造庄严肃穆的气氛,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实践后,约定俗成的精神文明礼仪,值得总结与弘扬。

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 (21)

□ 记者 孙钦良 通讯员 李晓霞

谢禄:曲剧“黑头腔”奠基人

说起曲剧“活包公”,或提起曲剧“黑头腔”,老戏迷会想到孟津的谢禄。此人出生于铁谢村,铁谢羊肉汤很出名,谢禄“包公戏”也很有名。

谢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,从艺40多年,在《铡美案》、《打銮驾》、《包公告状》等几十个剧目中塑造了活生生的包公形象,被誉为“活包公”。他对曲剧“黑头腔”的形成有巨大贡献,但留下的资料很少,这次为搜集素材,我们只好通过孟津人焦怀峰、焦海周等人,了解到一些情况。

谢禄1920年出生,读过4年私塾。他14岁那年父母过世,只好到铁匠铺学打铁。那时曲剧正热乎哩,铁谢也成立了剧团,叫“铁谢曲剧团”,常在孟津、偃师一带演出。谢禄自幼爱听曲剧,一听就入迷,学了不少曲牌,打铁时经常哼唱。

21岁时,谢禄正式加入铁谢曲剧团,初唱旦角,兼演小生,在《祭塔》中既演过白蛇,也演过许仙,生旦兼顾,颇有名气。一次,一支部队经过洛阳,长官看了谢禄的戏就迷上了,勒令他跟着部队走。没办法,谢禄一帮人随军到山西、陕西演出,有个军官对谢禄说,你的嘴太大,演小旦不好看,演须生试试,于是谢禄就演起了须生。

当时剧团人员松散,农闲时出来唱戏,农忙时回家务农。谢禄从山、陕回来后,一边务农一边演出。他结识了众多曲剧玩友,相互借鉴与学习,他知道扣马村的焦家是唱戏大户,就经常去“串门子”,与扣马戏班的班主焦贵成了好朋友,两人搭班一起唱戏,共同琢磨曲剧艺术。

据焦家族人、今年70岁的焦海周回忆:新中国成立前,谢禄是孟津有名的“民间艺人”,只要听说他唱戏,十里八村的村民都赶来看。新中国成立后,谢禄想把铁谢曲剧团申办成正式曲剧团,没有获得批准。

1951年,他加入洛阳中原曲剧团,跟着朱六来、刘卫生、朱双奇到兰州等地演出,在《打金枝》里饰唐王,跟他搭档的都是赫赫有名的曲剧艺人,这已足见他有功底。因为若你的水平很低,名演员不会和你配戏的,而当时谢禄不过30岁上下,已和名家同时登台了。

1954年,偃师县曲剧团成立。偃师和孟津搭界,偃师人都知道谢禄的戏好,就邀请他参加。谢禄加入该团后,次年当了副团长,从此这个孟津人开始为偃师曲剧争光。他个子虽不高,但嗓音圆润,音域宽广,真假声运用都很自如,表演上丝丝入扣。

他在《杀齐王》中扮演崔杼,将这位敢杀国君的大臣演活了,被观众誉为“活崔杼”。他演“包公戏”,又被称为“活包公”。他在《打銮驾》里的一句叫板:“娘娘!”声如裂帛,直逼人心,把包公急于启程放赈,却被銮驾阻挡,心中十分愤怒,又不好发作,只能用“娘娘”二字表达出来,其中包含着六分怒、三分劝、一分怨!这一声叫板,把其复杂心境全部展示出来了。他在《斩白袍》里,有一段“主公你且息怒将身稳站”的唱腔,从容大度,慷慨激昂,观众听了,都喊过瘾!

这时他30多岁,正是出成果的时候,他开始专攻黑头了!但曲子戏最早仅有生旦戏,没有黑头行当,更无粗犷响亮、刚正豪迈的“黑头腔”。而塑造“包公”形象,必须有黑头功夫,包公铁面无私,不畏权势,说话时和常人不一样,第一是语气重,第二是有分量,这就要求唱腔既响亮,还要带点“钢音”。谢禄声如洪钟,正适合演包公。

他在《呼延庆打擂》中扮包公,把这种既响亮,又宽厚,还带“钢音”包公唱腔运用进去,充分发挥他的嗓音长处,很受欢迎。1955年,偃师县曲剧团排演包公戏《秦香莲》,该戏主要突出包公唱腔,谢禄就突出“黑头腔”的“宏”、“壮”、“刚”、“豪”等特点,

唱腔刚劲雄浑,铿锵有力,真切的吐字,有力的喷口,赢得掌声不断,获得广泛赞誉。该剧在1956年洛阳地区首届戏曲汇演中荣获一等奖。

1960年,河南省曲剧团成立后,谢禄被点名调入省曲剧团。当时从各地上调的演员中,领导最中意的就是谢禄,因为他是当时曲剧舞台上研创“黑头腔”最成功的一个,是当时曲剧“黑头腔”第一人。

到郑州后,他继续研究“黑头腔”,博采众长,加工改进,如使用“脑后音”发音,增强喷口吐字等,特别是结合“丹田劲”弹出笑声,很符合包公形象,增强了表现力,完善了“黑头”唱腔。

谢禄遂成为我省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黑头演员,其刚劲威严、韵味醇厚的曲剧黑头腔迷倒无数听众!1988年,谢禄去世,享年68岁。他是当之无愧的曲剧“黑头腔”奠基人!

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65233686